东山小鲁

点滴入心。

声音。

同感受。

关资料,都用心读完,如饥似渴,倾力恶补。他

是1986年初秋吧,炳今考取了山东艺术学院。

八九个小时,谈了些什么? 乡野逸事,市井

传说,文坛八卦……谈到铁匠世家的时候,炳今

的一番话我记忆犹深:"小时候,我家的锤子一

敲打,那个声音有轻有重,音调有高有低,有急

有缓,每次都听得入迷,以为这就是人间最好的

到铁砧子上被锤一砸,一团火花瞬间迸放,壮丽

极了,我至今也看作是最美的烟花。还有铁件

淬火的那一刻,一声吱叫,一股白烟,都叫我兴

奋。我也常常看着淬过的铁件,想像它的坚硬

同"和"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的哲

理诗句,讲的就是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事物的不

最接近本质的审美,也是他艺术慧根的茸茸显

露。那晚的酒喝得太多了,思绪如乱云,打铁对

炳今的艺术启蒙, 炳今对打铁与艺术的关系的

解说,让我想起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那位著名文

人也奉他为自己的精神灯塔。和炳今交往大半

辈子,总感觉他受魏晋文化的影响不小。在他

身上,隐约嗅出了那个时代的气息,些微幻现出

那个时代的风姿。炳今是酒徒,一天三酒,嗜酒

如命。嵇康们的酒是借酒佯狂、以醉逃离,炳今

认为酒可以驱除污浊,醉可以激发灵性。炳今

是烟鬼,除了睡眠,烟不离手。这和嵇康们不

同,那时的名士只吸五石散,烟和五石散的共同

他也常常质疑不吸烟的人是怎样搞创作的。魏

晋名士重情义,聚饮为乐,炳今亦是如此。虽无

竹林雅景, 炳今的斗室常常宾客拥盈, 我们戏称

他家是酒窝子。他一个大汉子,居然有上好的

厨艺。谁家有什么事,喜也好,忧也好,取舍纠

离他乡十多年的先生重游鱼台,物是人非使他

胸臆悲凉。炳今知道后,马上在家设宴招待,叫

来一帮朋友陪同,上半场酒酣耳热说文章,到了

下半场就你搀我扶笑疏狂了。客人感慨万千,

有一年,某位在文化馆工作过短暂时日,调

炳今常常说,人生不喝酒,基本算白活了!

学家、音乐家、著名铁匠嵇康。

作用是提神、亢奋。

结也罢,总爱到他那里商计。

苏东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炳今对打铁的认识,是一个青少年最纯粹

嵇康是魏晋文人的精神领袖,历代无数文

后来,我才懂得了节奏。烧得通红的铁,放

那年,我在山里养鸡。

进入11月,呼啸的西 北风不是那么凛冽,但昨

我带着大虎,踏着没

天突如其来的一场雪,让

虎的两只前爪按住了。

大虎是一条我训练了一

年多的牧羊犬,现在很听

话。它从不伤害鸡场里

的鸡,对鸟也是呵护有

人不寒而栗。

南荷北佛

过脚面的积雪,围着鸡场 巡视了一圈。然后钻进 鸡舍,仔细看了一番,没 发现异常。 正准备回屋的时候, "汪汪……"忽然大虎吼 叫几声,箭一般地向远处 的树林冲过去。 刚想过去看个究竟, 只见大虎嘴里叼着一只 小鸟跑了回来。大虎来 到我面前,把小鸟放在雪

我俯身把那只小鸟 捧了起来,细细打量,却 不认得是什么鸟。这小鸟还挺漂亮,长得也很丰 满。土灰色的羽毛非常光滑,凸起的额头上一撮 羽毛立着,两只黢黑的小眼睛胆怯地盯着我。 因为大虎的哈喇子,小鸟身上的几根羽毛湿

润而凸起着。黄色的喙那么尖锐,两只黄色的爪 子弯曲着打着颤,浑身冻得瑟瑟发抖。 这几天的天气不错,小鸟可能想在北方多待

些日子,多吃些害虫,然后再飞向南方。没想到 昨天突降大雪,天气严寒,让它留在了这冰天雪 我心想,不能就这一只吧? 鸟都是成双成对

的栖居吧,树林子里肯定还有它的同伴。走过去 寻找,果然发现了一只和它颜色一模一样、个稍 大一点的鸟。没等走到跟前,大虎先蹿了上去, 一下子把那只大鸟吓飞了。 只好捧着这只小鸟回到了屋,这么漫长而又

寒冷的冬季,没吃没喝的,不被冻死、饿死,也得 被其它野兽吃掉。从此,这小鸟就留在了我的屋

我弄了一些杨树条子,给小鸟很快编了一只 笼子,算是小鸟的家,挂在向阳的窗台上方。我 给它放上小米、水,谁知道小鸟一连两天不吃不 喝,偶尔叫几声,然后就是沉默,再沉默,好像抗 议我把它关进了囚笼。没办法,它也是一条生 命,把它放了吧。在这冰天雪地里,它是死是活, 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刚起床,正准备放生小 鸟,就见大虎冲着挂小鸟的窗户直叫:"汪汪

仔细一看,原来是那只昨天飞走的大鸟。它 两只爪子紧紧地抓着窗户上钉塑料布的木条,冲 着屋里"叽叽喳喳"叫了起来,屋内笼中的小鸟也 跟着叫了起来。

我喜出望外,刚想过去抓住它,它却敏捷地 飞走了。一连两天,大鸟每天都来窗前"叽叽喳 喳"地叫,屋里的小鸟也跟着叫。

渐渐地,我发现了,笼中的小米不见了,水也

小鸟开始吃饭喝水了,我心里挺高兴,只要 它吃饭喝水就死不了。从此,我就不再邀请那只 总在窗户外叫的大鸟了。毕竟是它给了小鸟安 慰,小鸟才吃饭喝水,延续着生命。为了答谢大 鸟的功劳,我经常撒点米在窗台上。

一整个冬天过去了,那只大鸟经常飞到窗 前,然后与屋内的小鸟"叽叽喳喳"个不停。人有 人言,兽有兽语。我不懂鸟语,但它们一定是在 聊天,一定是在倾诉衷肠。两只鸟说上一阵子, 大鸟就跳到窗台上给自己开饭……

转眼间,漫长的冬季过去了,春暖花开。小 鸟瘦了一些,羽毛有点褪色。但它不再怕我了, 每当给它喂食,它就像个孩子去我手里叼食物。 我打算把小鸟给放了。因为春天来了,养鸡场要 育雏,我的工作繁多起来,没有功夫伺候小鸟;也 因为种种迹象都能证明,这两只鸟是一对夫妻。

我岂能棒打鸳鸯,何不君子成"鸟"之美呢? 那天早饭后,我抓了一小把小黄米,让小鸟 在手心里叨净,又撕下一片炖好的鸡肉,让小鸟 吃了。看着小鸟鼓鼓囊囊的嗉子,心里默念着: 小鸟啊,咱们也是缘分,你陪伴了我一冬天,要分

别了,吃好喝好! 正在这时候,窗外响起了大鸟"叽叽喳喳"的 叫声。我从笼中抓出小鸟,来到室外,走到一片 空地上,把小鸟放在那里。可大鸟却不肯过来, 只远远地落在一棵树上盯着。我知道这家伙戒

备心极强,一个冬季,它就从来没有让我和大虎 当我离开小鸟约二十米远的时候,大鸟一下

子飞了过去,"叽叽喳喳……"两只鸟在平地上蹦 蹦跳跳,叫个不停。小夫妻俩,就这么相会了。

就在这时候,天空飞来一只苍鹰,一个俯冲 下来,大鸟扑棱一下就躲过了抓捕。小鸟没有飞 起来,它极力扇动翅膀,又蹦又跳,可就是飞不起

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一切都发生在瞬间,当 我回过神来,苍鹰再次俯冲,把小鸟抓走了。

望着扬长而去的苍鹰,我心一痛:是我害了 小鸟,我当初就不应该收养它,或许一个冬季它

也不会冻死,那只大鸟不是没冻死吗? "叽叽喳喳……"这时候,树枝上传来大鸟凄

厉的叫声。我听这声音,像是丈夫失去妻子的悲 戚,更像在骂我。



炳今去世后,几次梦里与他相遇,真真切切 听他邀我再去南阳湖采风,再去观鱼台吊古。 几次披衣望月,思考着他的一生,坚定地视他为 一个寒门子弟踔厉奋发、孜孜朝夕的遂志青云

炳今出身铁匠世家。王鲁镇地处鱼台县的 中心,李记铁匠铺又处在王鲁的中心。打铁的 声音,或许是人们出勤的响铃,或许是收工的鼓 点,亦或是初夜的更语。论诚信笃实,论工艺精 湛,李记都是名闻遐迩。

炳今生得高大魁梧,宽肩细腰,双手粗壮, 人人都说这是个好料,李记后继有人。令人遗 憾的是,对祖传的营生手艺,炳今只有敬畏,没

高中毕业后,炳今当了民办教师。那时的 语文教材,尽管枯燥空洞,炳今却能从中感受到 文字的魅力。他尝试着用自己青涩的笔写农村 的美丽,写农民的淳朴,抒发对土地的感情。皇 天不负,他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之后,正式成为 县文化馆的创作员。让他想不到的是,到文化 馆不久,他就放弃小说散文,从事戏剧创作了。

变故源于鱼台豫剧团,其处境可谓举步维 艰,甚至是朝不虑夕了。老的传统剧目鲜有人 看,无数个剧团无数次的演出,普及的经典在特 定背景下也有可能沦为藩溷之花。

无奈之下,文化局领导找炳今谈话,希望他 能写一部新编历史剧,标准十二个字:扬善惩 恶,引人入胜,百看不厌。这个天大的挑战,炳 今是硬着头皮,也是在神魂悚然中接受的。

令人们大喜过望,半年后,炳今居然真的拿 出了连台大戏《隆庆走国》,县剧团在苏鲁豫皖 一带辗转演出多年,盛名日隆,其时其景其功, 可谓"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树基沟共有三个采矿坑口,一个在沙台后 沟,一个在北岔,一个在南岔。前者是老坑,后 两个,六十年代中期开发,七十年代后期逐渐衰 落,最终闭坑。我生得晚,没见过它们的繁盛景 象,但仍有些记忆,如电影慢镜头一样在时间深 处默然回放。

南岔是小镇南面两山之间的沟岔,东西走 向。从我家去那里有三条路,一条是沿着门前 的小火车道向下走,大约二里路就到岔口,然后 下铁道顺着山脚就可以转入。另外两条是山 路,其中对着我家门前的这条比较近,翻过山梁 可以直达南岔深处。再一条算是羊肠小道吧, 避开山顶,呈Z字形盘旋而上,其间经过我的同 学贾兆良家和一个叫作组扇的厂房。

所谓组扇,就是南岔矿井的一个排风系统, 一座水泥房子,比我们任何一家都宽敞明亮。 站在山坡上,透过玻璃窗,可以望见房子里那些 高大的设备,听转动的齿轮带起呼啸的风。

贾兆良家的门口,拴着一条大黄狗,貌似很 厉害,其实并无大碍。倒是他家用松树杆立起 的山门,颇有些扎眼,尤其是山门上的五个毛笔 大字"天下第一关",据说是他的某个爱好书法 的哥哥写的。

走这条路,像是去逛景点,得买票。当然不 是,我们是去打柴。那时,我们不但要给家里打 柴,还要给学校打,算是勤工俭学,每个学生每 学期最少得交四捆柴,还得是杏条、桦木条,这 种坚硬的柴禾耐烧。

每次打完柴,我们就会坐在山坡的石头上 歇息一阵儿,向山下眺望,就能看到矿区的厂 房、井架、电线杆和堆在沟底铁道两旁的矿石, 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肩挎炮药兜子的工

冬日枯瘦,在北方,天寒地冻,没有什么比吃 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更暖人的了。北方冬日的饭 菜多以汤汤水水为主,北方人的冬天是水煮的。

"冬天进补,来年打虎"。羊肉是温补阳气 的,乳白的羊汤,喝起来不粘嘴,清清爽爽,热热 乎乎。喝口羊汤,嚼口羊肉,咬口烧饼,抵饥挡 寒,温心暖胃。或用羊汤煮面,碗里撒一小把青 青的香菜,汤白菜青,看着就勾魂。挑起一箸 面,埋头吸溜吸溜,再咕咚咕咚喝上几口汤,顿 时浑身舒畅。

火锅也深受北方人的喜爱。冬日里,邀三 五好友,一个圆桌子,火锅器宇轩昂地端坐其 上,小燃气炉子啪地一声拧开,先下羊肉卷、肉 丸子和海鲜,大火猛煮,待锅里的食材咕嘟咕嘟 跳舞,转小火慢炖。丢几条面或几片青菜叶子 进去,少顷,夹起,在汤锅里左右摆上两摆,在小 调料碟子里轻快地一蘸,在袅袅娜娜的蒸汽之 中,边吃边喝边谈,如入仙境赛神仙。

喝羊汤吃火锅,一般都是到专门的店里去, 在家自己做的,也有,却少。冬季,家常的饭菜

炳今的顾全大局,不计私利,勇于担当,让 我深受感动。我曾经坦率地对他说,如果换作 我,我会找出一堆理由拒绝这种不自由的创作 任务。一位作家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自由的第 -个意义就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炳今调到济宁工作后,青灯黄卷,呕心沥 血,创作了几十部大戏,既有探究历史蕴涵、赋 予其崭新意义的古装戏,又有表现当代精神的 现代戏。对于炳今而言,创作不再是独立的私 人行为,而是关系到济宁文艺团体的兴衰,关系 到地域文化的甄审与传承。

炳今的担当,称得上初心如磐,肝胆对天。 有多少耕耘,就有多少收获。炳今的作品屡屡 获奖,包括中国戏剧创作的最高奖——田汉戏 剧奖、曹禺戏剧奖。

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所有的真正意 义上的创作,都是点燃自身企图洞幽烛微终归 柳暗花明的探险工程。梁启超说过,人生须知 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就此 而言, 炳今的一生苦楚相伴, 却是赢得满满当当

我和炳今的相识相知,准确地讲是从1982 年1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鱼台文化局开始 的。几次文化活动,就成了值得信赖的朋友。 论及老一辈的关系,就兄弟相称了。

我的书是从不外借的,炳今是个例外,他把 我的《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等六七套书 一次性卷走,三个月后又完璧归赵。这些书,当 时的文化馆没有,书店也没有。炳今坦言那时 的高中根本没学到真知识,那时发表的作品,包 括走红剧场的《隆庆走国》,都不能说是什么艺 术品,他自己甚至羞于提及。

人,好不热闹。

力又刺激。

太白湖畔

南岔坑口那时还没闭坑。

如果不打柴,我们去南岔玩儿一般都走铁

我们走得最多的,还是我家门前的那条山

春天,山梁上的野菜最先长出来,什么大叶

到了秋天,山那边的红松林里,更是捡蘑菇

道。说是玩儿,也是有些目的,比如去办公区捡

废弃的木板、铁钉钢丝。木板回家当柴烧,铁钉

钢丝捡多了,就拿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换些零

路。冬天,跟随哥哥们去南岔砍木头,然后把木

头扛到山梁,每人骑一根顺着山路滑下来,既省

芹、青毛广、红毛广、四叶菜、蕨菜,尤其是那片

石砬子周围的刺嫩芽,引得附近的人争着采摘。

的好去处,只是那里有一处许姓人家的坟地,胆

小的一般不敢去。但孙朋敢,而且一个人。他

说,越没人去的地方蘑菇越多哩。他说得对。

到了收山的季节,哪有不捡不采的道理呢。

炳今想把我大学四年的全部中文教材及相





程远

有那么几次,孙朋带上了我和刘波。

到了山上,我和刘波捡不大一会儿,就烦了 累了,坐在地上不肯动弹。刘波还带了口琴,更 是吹起来没完。孙朋总是猫腰在树丛里不停地 逡巡,忽然大喊一声:红蘑! 未等音落,一只或 几只鲜嫩的蘑菇捧在手中——那可是我和刘波 刚捡过的地儿啊! 孙朋说,你俩捡得不仔细呢! 眼看孙朋的筐就要装满,我和刘波的还不

到一半。 刘波就说,一起来的啊! 你怎么忍心让我

俩这么难堪? 你俩把筐底多垫些松针,上面就平齐啦!

说是说,孙朋不抠门,最后总会分给我俩一 有一年夏天,不知为什么,小镇上的人忽然

就时兴起了讨药。 传闻有一个大仙,落脚在南岔老许家门前 那个半山腰的悬崖上。那悬崖有一个洞,不大,

却深不可测,据说大仙就住在里面。于是,一传 十,十传百,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小镇翻过铁道南 的那座山梁,下到南岔沟底,过老许家,爬上一 条屈曲盘旋的小道,向悬崖上的洞口靠近。

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有的怀揣柱香,有的 包装干果,有的兜裹馒头,但无一例外,每个人

水煮的冬天

离不开炖大白菜。《骆驼祥子》里,虎妞新嫁给祥 子,是在寒冬腊月,炖的就是大白菜。彼时的祥 子好像被命运的风托着走,云里雾里蒙着眼,不 知是好是坏。他在外面彷徨了一圈,回家推开 门,虎妞已把午饭做好:"馏的馒头,熬白菜加肉 丸子,一碟虎皮冻,一碟酱萝卜。别的都已摆 好,只有白菜还在火上煨着,发出些极美的香 味"。虎妞不是贤惠的巧妇,做的饭菜也不是什 么珍馐佳肴,但就是这样一顿实诚的饭菜,一下 子温暖了祥子那颗苦寒的心。

鸡汤,饭店里很少有专门卖的,一般也是在 家做。多年前怀儿子的那个冬天,我还在家乡

教书,住校。一次回家跟母亲闲谈,无意中提到 医生说我身体虚寒,气血不足。第二天母亲不 知从哪里买了只乌鸡,杀了,让弟弟骑自行车到 学校喊我回家喝鸡汤。

一进屋,香味扑鼻,锅还在煤火炉上坐着, 冒着缕缕袅袅的蒸汽,揭开锅盖,上面漂着一层 黄黄的油,盛上一碗,吃肉喝汤,真香啊!

弟弟悄声对我说,妈煮了一下午了呢。返 校时,母亲找了一个小瓦罐,把剩余的鸡汤全倒 了进去,让我带到学校做挂面时舀上两勺子,煮 鸡汤挂面吃。

那个冬天,喝了几锅母亲熬的鸡汤,我没细

数,只记得儿子周岁时我带他回老家,表姨看见 壮壮实实的儿子,抚摸着小家伙的头笑着说,看 来你姥姥熬的鸡汤还真是作用不小啊。 冬日里,一锅热腾腾的炖豆腐也是美味。

前年冬天,爱人去外地出差,回家后撸胳膊挽袖 子地兴冲冲进厨房。我诧异。答曰:在外边吃 了一道清水炖豆腐,好吃极了,做给你吃。

一小块一小块白白净净的豆腐,翻腾在清 水里,像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小白鱼,十多分钟, 加细盐少许,出锅,撒上细碎的香菜小葱,淋上 几滴麻油,舀一勺子入口,豆腐白嫩爽滑,汤淡 而不寡。喝上一碗,能温暖一冬。

有汤有水的饭菜,有情有意养胃暖人。至 于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是没有资格站在北方人驱寒的行列的。与 其喝酒驱寒,倒不如喝碗玉米面煮的稀粥,就着 自家腌的嘎嘣脆的咸萝卜条来得带劲儿。

北方人用水煮饭菜,驱散凛冽北风与刺骨 的严寒。日子在汤汤水水中三摇两晃,冬天不 知不觉就过去了。

这是一场最为盛情最为开心的酒局。

纪念李炳令

的自审自醒,难能可贵。我顺势建议他有机会 当然,仅就生活琐细将炳今和古人比较,的 到大学进修,进一步扩大视野,深化认知。大概 确太过肤浅了。魏晋风骨的精髓是风神清峻、 超然绝俗、旷达傲世、宁死不媚。以这样的标准 要求处在世风迷乱、善恶难辨的物质社会的李 去济南报道前一天,我要为他饯行,没想到 他早有准备,非让我去他家。他最爱吃的是羊 炳今,固然苛刻,但可以肯定的是,炳今一生光 肚,又炒了三个菜,我们二人从傍晚喝到凌晨三 明磊落,傲骨嶙嶙;不会投机钻营,不会首下尻 点,每人十三瓶啤酒。那夜的大雨知情知趣,居 上,不会无视民间疾苦,也不会无视每个清晨的 然也是傍晚下到凌晨三点,造物主的恩泽可谓

> 进入古稀之年,我愈加相信命运的规定性, 炳今应该走得更高远、更辉煌。我看过他的《孔 尚任》《运河老店》等剧本,他的戏剧冲突的设置 是匠心独运的;戏剧语言更是精雕细刻,既儒雅 典丽,又生动明了,有着春风扑怀般的感染力。

《运河老店》中的盲艺人渔鼓张的形象,让 我久久为炳今的更上一层而欣喜。即刻想到了 《桃花扇》里的说书人柳敬亭、苏昆生,这二人不 仅仅是穿针引线的人物,更是全剧的结构性人 物;还有《牡丹亭》中的穷秀才陈最良,没有这个 小人物,就没有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初见与团 聚。陈最良既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也是悲剧的 终结者或者说喜剧的制造者。

显然, 炳今已经把经典融化到骨血, 丰富深 化了自己的智知,从所有的窠臼中羽化而出,飞 向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境界。

《运河老店》中的艺人渔鼓张,穿针引线只 是表象,与主角的命运、剧情走向息息相关才是 实核。没有了渔鼓张,主角的生存依托和生命 寄托只能是虚无缥缈了。

《运河老店》是炳今创作的高峰,渔鼓张,则 是他塑造的一个最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炳今是济宁戏剧界的领军人物、功勋级人 物,也是山东戏剧界的代表作家。炳今必定会 写出更好的剧本,更具现实意义、更具审美价 值、格局也更大。孰能料到,一向康健的炳今, 倏忽间驾鹤西游。天不假以时日,可斥可恨;人 不能善自珍摄,可叹可怨。

我在给炳今的几封书信中,结尾总是写上 "烟酒,下山虎也"!炳今自信固执,对待烟酒, 有些暴虎冯河的轻慢了! 著名剧作家、文艺理 论家洪深曾经撰联自况:"大胆文章拼命酒 坎 坷生涯断肠诗"。炳今一生,也大抵如斯。

■苗青 摄影

的手里都攥着一个用黄纸叠好的三角形口袋。 待到洞口,将纸袋小心翼翼用土围立在地

上,将袋口敞开,屈膝跪下,双手合十,祷告内容 无非是除病祛疾、佑子荫孙。而那立在地上的 小纸袋,就是用来盛接大仙赐予灵丹妙药的 当然,人们看不到大仙,但无论时间多久,只要 纸袋里空着,祈者就会一直跪在那里。 因为母亲体弱多病,我跟三哥也来过一次,

也的确给母亲讨到了点什么。回到家里,父亲 绝不相信那是药。父亲是共产党员,拒绝迷信, 说那不过是风吹进的几粒尘土而已!

已经记不清母亲是否吃了给她讨的药或是 尘土,又是否奏效。后来我和刘波、孙朋也去过 一次,为了玩,也为了看热闹。那天已是傍晚, 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一声脆响 -敢情是那个跪在地上的中年讨药人放了一 个屁,颇有震彻云天的意思。

刘波说,完了完了,这回不灵了。 一阵大笑,我们向山下跑去。

那天傍晚,火烧云映满西天,都是些龙马牛 羊的样子,人们的脸上,亦如喝醉了酒。

■粤梅 摄影